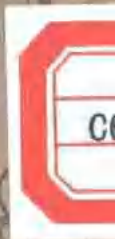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28206



211

1629(2)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資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XWTS 0021238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tamp, possibly reading 'W. K. 1981'.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5

聶魯達詩集 聶魯達著 陳黎譯

九點半的彈子戲 鮑爾著 王鴻仁譯

發行人 沈登慰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7112024・7117871・3941960

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民有街35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
- 主 編** / 陳映真 **策 劃** / 沈登恩
- 顧 問** / 白先勇 · 王禎和 · 姚一羣 · 何 欣 · 葉石濤
尉大鵬 · 胡菊人 · 高信疆 · 胡金鈴 · 痲 弦
- 譯 者** / 湯新楣 · 喬志高 · 郭博信 · 黃美序 · 鄭 臻
劉啓分 · 杜國清 · 葉維廉 · 李歐梵 · 鍾 玲
翁廷樞 · 王潤華 · 劉以鬯 · 方 瑜 · 李永熾
孟祥森 · 黃文範 · 宋碧雲 · 高大鵬 · 邱豐松
李魁賢 · 黎登鑫 · 黃燕德 · 戴 天 · 卞 斯
景 翔 · 楊月蓀 · 蔡進松 · 莫 渝 · 鍾 文
陳 黎 · 陳曉林 · 王鴻仁 · 何 欣 · 邱剛健
翽 翽 · 吳煦斌 · 楊 澤 · 梁錫華 · 簡清國
- 助理編輯** / 張恒豪 · 楊順明 · 林秋蘭 · 黃燕德 · 吳福成
- 作者畫像** / 吳耀忠 · 梁正躬 · 邱美月
- 美術顧問** / 黃永松 · 黃金鐘 · 水木田 · 莊 靈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45



帕布羅·聶魯達

Pablo Neruda

1971

獲獎

海因利希·鮑爾

Heinrich Böll

1972

獲獎



當轟動連獲悉兩度消息時，
在記者招待會上喜極而談。



年輕時代的嚴厲連。題詞他的傑作「二
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之歌」。



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帕布羅·聶魯達
(智利)

Pablo Neruda

得獎評語：

「他的詩已藉著他的天稟，為大陸的夢幻與命運注入生命。」

頒 獎 辭

瑞典學院常務理事

卡爾·拉格納·基耶羅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

諾貝爾獎不會給偉大的作家光輝，得獎人却會給諾貝爾獎光輝，但這是指適當人選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情況而言。所謂適當人選到底是指什麼樣的人呢？

諾貝爾在遺囑中說，獎應該頒給「在理想主義」中寫出的作品。這指示並不是用標準的瑞典文寫的，因而要正確加以解釋，不無惶恐之感，我們幾乎都可以在不理想的條件下工作；若依奧斯卡·王爾德的假設，我們也可以做個理想的丈夫。「理想的」這一語辭的意義可以單純地跟「人所期待的最富常識性的形象」完全一致，但就諾貝爾獎來說，頒獎時的理想主義，僅此似乎並不充分。如以諾貝爾生存的時代來說，一般會認為這語辭具有哲學意義。說到「理想的」，可以從抽象方面來表現，但這是指非存在於物質世界的「某些東西」。這語辭可以運用在所謂「理想丈夫」之上，但就諾貝爾獎的「理想得主」而言，情況就有所不同。

若依遺囑精神而言，諾貝爾的想法會呈現得更為清晰，也就是說得獎作品必須對人類的幸福有所貢獻。但這對闡釋（所謂「理想的」）此一問題並沒有太大用處，因為一切被稱為傑作的作品、所有態度真摯的文學作品、許多僅以解放和提供笑話為目標的作品，無可置疑的，對人類的

幸福都有所貢獻。以此觀之，遺囑的根本精神總是無法充分了解。可是，今年的諾貝爾獎得獎作家帕布羅·聶魯達先生，在這意義上却是少數明顯展現此一精神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不是以作品本身，而是以作品所具的意義，對人類的幸福有莫大貢獻。因此，我現在的任務只要簡短指出此一意義就夠了。要闡明他作品的意義，相當不容易。我想用簡要的概念來談聶魯達先生，就像想用捕蟲網捕捉禿鷹一樣。將聶魯達先生推進胡桃殼中，畢竟是荒謬的命題，因為核子會撞破胡桃殼。

在這種情況下，勢須約略談談這核子。一言以蔽之，聶魯達先生在作品中所達到的就是「與存有的連帶」。這看來簡單，却是我們最艱難的問題之一。聶魯達先生在一九五六年「元素頌新集」的一首歌中，以「人和大地的和諧」表明了此一論點。這部作品可用理想兩字來稱呼，內涵的意義在於顯化了這段路程；從聶魯達先生所謂孤獨、反省以及不和諧這些完全相反的立足點出發，終於臻至人與大地和諧的境地。

在青春的情詩中，聶魯達先生是處於孤獨、反省與不和諧之中。「二十首情詩和一首悲歌」表現出：聶魯達先生的詩對大多數說西班牙語的人意味着什麼。這本「二十首情詩和一首悲歌」曾好幾次譜成歌曲，到處有人唱，却不知道作者是誰。詩集的銷售數量也打破紀錄，十年前已高達一百萬部。可是，在這灰暗魅人的美之意象中，所謂邂逅乃是指不相識的人在挫敗的冰凍陰影中邂逅。列在這詩集末尾的悲歌有下列語句。這語句悲劇性地重覆出現，一如流行歌曲中的反覆：

「對你，一切都是挫折。」

然後以這句話作結尾：

「起程的時候到了！呵，被遺棄的人啊！」

被遺棄者之路並非通向「與存有的連帶」，勿寧是越離越遠。「二十首情詩與一首悲歌」之後出版的傑作「地上的居住」中，聶魯達先生經常「獨自一人處在搖擺不定的世界中」。可是，簡直像反諷一樣，他以西班牙的經驗為轉捩點，進入了轉換時期，孤立打破了，從死亡的恐懼中解放了。親眼目睹朋友和詩人被帶到刑場——其中有他所愛的喀爾西亞·羅爾卡——，因而產生了同志的連帶感。他獲得了與被虐待者、被迫逐者的連帶感。接着，他離開內亂的西班牙，回到祖國，祖國自征服時代以來即被切斷手脚，被迫從屬於人，而今依然是現代征服者無力的餌食，但他在祖國又發現了同樣的連帶感。當他親身感受到與這塊恐怖之土有血脈關聯時，這塊土地內蘊的富饒、過去的榮耀，以及在遙遠東方夢幻般閃現的未來希望，遂逐漸擴大。聶魯達先生的詩從此逐漸轉向政治，更為面臨的賠償鬥爭與社會鬥爭預做準備，開始描寫未來的景象。尤其在聶魯達先生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作品「一般之歌」中，他已描寫出只因意見不同，在國內被迫騎馬到處隱匿的情景。他描寫這些，只在顯示他的國家是他自己和同胞的國家，所有的人性尊嚴都不允許受到傷害。

這部龐大的詩集——由十五章兩百五十首詩組成——但也只不過是聶魯達先生作品之一滴。詩篇就這樣衝動地溢出，使人感覺到漲潮與退潮之間落差甚大，却也從中產生了疑問：作品中狂

亂的情境，難道不是缺乏內在安定、忘記推敲沉吟造成的嗎？可是，如果這樣，靈感與情感的表露，不能像激流那樣迸湧而出，反會受到攔阻。因此，要求內心的安定與細密的推敲，是否一定正確？實為疑問。聶魯達的作品是創造的故事，其中有一個大陸正在覺醒。一切都必須敘述；必須發現；必須明朗化。如果要求用尺和容器來量度他的靈感，就好像向熱帶原始林要求秩序與明亮，要阻止火山爆發一般。

由於作品的量太龐大，很難仔細分辨他在政治上或個人方面遍歷的路程。聶魯達最近有一詩集，名叫「Estravagario」。書名的意思可以了解，但誰也譯不出來，因為這是新字，這個字含有「逸乎常規」、「流浪」、「幻想」、「異乎尋常的做法」等意義。自「一般之歌」以來，路途依然漫長，而又充滿豐富甚或痛苦的經驗。在這路途上，重新接觸了許多事務，這些事物都是人生的本質；這條道路與未來的希望重新結合，未來的希望含蘊有人生的目標——承諾。他發覺，恐怖之土上已開闢了一條希望之路，滿懷激動之情眺望這塊恐怖的土地，在希望中覺醒的人決不會掩蓋這種激情。以前由穿長靴、著大鬍的灰泥神像所代表，並處處受到讚揚的偶像，現在已逐漸在嚴厲的光芒中顯露其真相。他用「大鵞與小鵞」這字眼稱呼兩種統治者，這兩種統治者服飾與舉止的類似已逐漸鮮明。同時，他的朝聖之旅仍在愛以及與女性的新關係中持續下去。此二者均是生命的源泉與維護者，而在他最近的另一傑作「船歌」中，以最美的形式予以呈現。因此，沒有人敢說聶魯達之路最後將通往何處。不過，他自己却指出了方向，那就是「人與大地的和諧」。於是，我們遂更為欲知究竟之念驅使，追隨他精美的作品前行。這部含有覺醒大陸豐沛活

力的作品（指「一般之歌」），充滿了力量與尊嚴，有如大河，愈接近河口與海愈大。

你的「Estravagario」（狂想集）引導你越過國界與時代從遠處走來。以前，「狂想集」帶你到礦區。礦工在那現在真正屬於你的土地上向你打招呼：

「聶魯達先生，你好！」

這是被虐待者向他們的代言人說出的最具尊嚴的話。你奔馳於世界，今天來到了以前你會歌詠過綠葉覆蓋鐘樓的城鎮。我也要用同樣的話向你打招呼：

「聶魯達先生，你好！」

我願用這句話代替瑞典學院祝賀之辭。並請你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致答辭

齊魯達

我現在要談談那漫長的旅途。那個地方與瑞典相距遙遠，在地球的另一邊，景色與孤立狀況却頗相像，那是一直延伸到地球南端的我的國家。智利南北走向，她的一端幾乎與南極相接，所以地形跟瑞典非常相似，瑞典北端屬於積雪深埋的地球最北方。

在祖國如此廣袤遼闊的地方，我有過一個於今仍願遺忘的經驗。當時，爲了探尋祖國智利與阿根廷的邊界，我必須橫渡安底斯區。蒼鬱的森林宛如隧道，覆蓋着這片難以接近的地方。我們必須秘密行動，所以只能憑藉極少的標誌。沒有前人通行過的痕跡，也沒有小徑。我和四個伙伴騎着馬，避開大樹、無法橫渡的河流、大岩石、積雪等等阻碍，攀援側身前進，以求取身體的自由。陪送我的同伴，都很了解這片濃密的森林，但仍然騎着馬揮起厚刀，剝下大樹皮，作爲標誌，希望回程可以更安全。他們就這樣留下標誌往前行。

我們在無邊的孤獨中前行，巨樹、大藤蔓、幾百年前留下的腐土，驕然擋住前路阻止我們前行的半倒樹幹——就在這綠白相間的沉默中前進。四周都是眩人而神秘的大自然，同時也是寒冷、白雪與追逐者逐漸迫近的威脅。孤獨、危險和我急迫的使命合爲一體。

時時發現不清晰的足印，可能是走私者或一般罪人逃亡時留下的足跡。他們大多數可能已爲嚴多的魔手捕殺。在安底斯山中，可怕的雪崩有時吞噬行人，埋得好深好深。

路旁荒野中，我看見一些人做的東西，那是忍耐好幾個冬天堆積而成的樹枝；是餞別樹枝，由長久以來幾百位通過這裏的行人獻給未達目的地即永眠雪中的人，也是高大樹枝做成的墳墓。我的同伴又用厚刀砍下大樹上低垂於頭頂的樹枝。那大樑樹在冬天暴風雨來臨時，僅餘的樹葉仍會沙沙作響。我贈送禮物給每座墳墓，即是裝飾陌生行人墳墓的樹枝——樹木的名片。

我們必須渡河。源自安底斯山巔的小溪以眩人眼目的速度急降，變成了瀑布；蘊蓄的「位能」足以擊碎岩石與地面。然而，我們遇到的都是平如巨鏡的沉靜淺灘。馬羣奔入河流，馬蹄無法着地，開始游向對岸。我的馬在水中掙扎，想把頭露出水面。當時，我失去依憑，載浮載沉。好不容易才抵達河邊，跟來做嚮導的老百姓露出微笑，問我：

「先生，很可怕吧？」

「呵，可真嚇人哩——以爲這下可完了。」

「我們有您做靠山，這才緊緊跟着您。」

其中一人又加上一句：

「看到老爺那樣子被河水吞沒。心想這下子可糟了。」

我們又繼續前進，走入了大自然開鑿的隧道。這是花崗岩中的水路，不知是水量衆多的河流到盡頭後衝開大岩石造成的，還是因爲地球震動隆起時造成的，甬走進隧道，馬就開始滑足，牠

們在凹凸不平的石上尋找落腳的地方才能前進，馬蹄鐵發出火花。我不時從馬上摔下，倒在岩石上。我的馬，以及鼻上、腳上都滲出血來，而且沾滿泥土，就這樣從遼闊明亮却又十分難行的道路往前走。

在這片大密林中，有東西在等待我們。我們驀地看見盤踞山麓美麗的小牧場，看來有如稀奇幻境。水色清澄，牧草碧綠，野花遍地，小河低語，天字碧藍，沒有樹葉阻礙的陽光一瀉而下。我們宛如進入魔環，像「聖」域的客人，自然而然停下脚步。之後，我所參加的儀式，「聖為神聖」。嚮導都下了馬。城內中央，就像舉行儀式一樣，安放著雄牛的頭蓋骨。我的同伴一個個沉靜地走過去，把硬幣和食物放入骨頭的洞孔。我也加入他們，獻東西給那些可能會在死牛眼窩中找到麵包和幫助的迷途旅人，以及各種類型的逃亡者。

這難忘的儀式並非就此結束。我的鄉下朋友脫下帽子，跳起奇妙的舞蹈。他們單腳踩著前人足跡留下的圓環，一面跳舞。我望著朋友們做出這種難以了解的舉動，却也模模糊糊有所省悟：「不相識的人與人之間也能溝通。在此世最邊遠、人跡鮮至的地方，也有關懷、願望與感應。」

我們又繼續前進。抵達我長久別離的祖國邊界附近的最後山峽時，太陽已西下。我們看到一盞燈火，那兒必定有人。接近一看，有幾幢臨時搭蓋的半倒塌屋。走進其中一幢。在火簇的亮光裏，房間中央有一根大樹幹，甚至可說是巨木的胴體在燃燒；不分晝夜地燃燒，從天花板空隙冒出的煙霧，有如藍色的厚面紗，在黑暗中飄蕩。屋裏堆滿了當地所做的乾酪，火旁靜靜躺著幾個